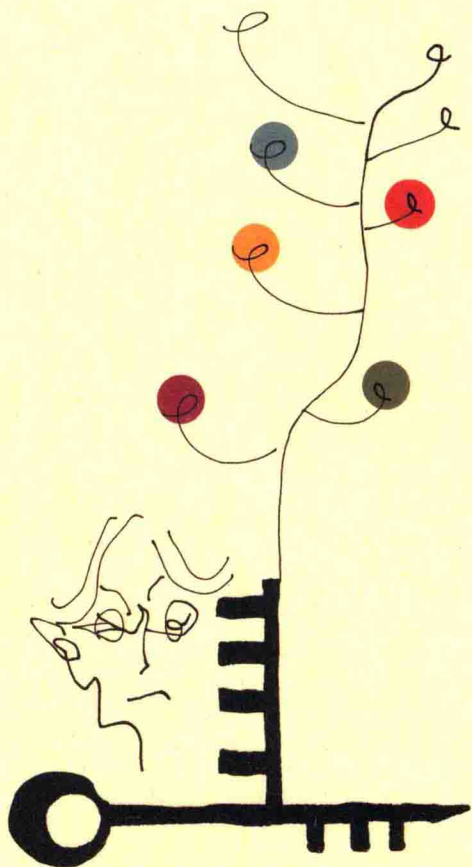


TRICKS OF THE TRADE:
HOW TO THINK ABOUT YOUR RESEARCH
WHILE YOU'RE DOING IT

社会学家的窍门： 当你做研究时你应该想些什么？

霍华德·S. 贝克尔 著
(Howard S. Becker)

陈振铎 译



社会学家的窍门：

当你做研究时你应该想些什么？

霍华德·S. 贝克尔 (Howard S. Becker)

著

陈振铎

译

张楠

初校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会学家的窍门：当你做研究时你应该想些什么？ /

(美) 霍华德·S. 贝克尔 (Howard S. Becker) 著；陈振

铎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8

(万卷方法)

书名原文：Tricks of the Trade: How to Think

about Your Research While You're Doing It

ISBN 978-7-5689-0743-9

I. ①社… II. ①霍… ②陈… III. ①社会科学—
研究方法 IV. ①C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94153号

社会学家的窍门：当你做研究时你应该想些什么？

霍华德·S. 贝克尔 (Howard S. Becker) 著

陈振铎 译

策划编辑：林佳木

责任编辑：林佳木 版式设计：林佳木

责任校对：王倩 责任印制：赵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易树平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401331

电话：(023) 88617190 88617185 (中小学)

传真：(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共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940mm × 1360mm 1/32 印张：9.25 字数：235千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89-0743-9 定价：42.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作译者介绍

霍华德·S. 贝克尔（1928— ），美国当代社会学家，学术领域为越轨研究、社会学方法论、艺术社会学、教育社会学、音乐社会学。其作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人，致力于田野调查和符号互动论传统。他在爵士钢琴乐演奏、创作以及摄影领域也颇有斩获。已译成中文的著作有《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艺术界》《社会科学学术写作规范与技巧》。

陈振铎，社会学研究者，都市人类学写作者。现阶段主要领域为中国水库移民、中欧穆斯林移民以及街区。马赛一大社会学硕士毕业，目前供职于杭州师范大学，现为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社会学博士生。

这本书大部分内容来自我的教学经验。为了向学生解释研究，就促使你找些简单的方式来告诉他们你在做什么。比如，对抽象的概念举一些形象的例子，给学生布置一些练习，使他们用新方式思考，并将所学运用到研究中去。当你听到学生说他们似乎发现了特殊问题，你会看到这些问题中的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s）（像接地气的电脑专家，通过解决一个个问题积累知识）。你学着把特殊问题看作一些共性问题的变异。但是每个新问题又跟其他问题都有所不同，这又让你增进对常见难题的了解。

一段时间以后，我开始追踪记录我的特别创新，这些创新要么是为某天的课所做的准备，要么就是用来回应某个学生的研究问题。接着，在写一本关于学术写作问题的书（Becker, 1986b）时，我决定，如果我能够着手整理这些已记录下的“窍门”资料，就接着写一本关于“思考”的书。这些想法有的在已出版的书和

我以前写的一些论文中发表过了，我被允许可以从这些早期的构想中自由借用（这篇序言最后部分会列出慷慨允许我这么做的出版机构）。

我大部分作品都带有自传性质，有些很明显有些则不然，但这本书尤其明显，我在书中不断地变换角度采用自己的经验。或许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回想起了自己受教育的方式，想起前辈社会学家教给我社会学工作是什么，以社会学为业又是什么样的生活。就某些方面而言，这本书是向教过我的人致敬，这些人有的是我读书时的老师，有的是我离开学校后（但不是结束教育）教导我的人。我表示敬意的方式，是把我想说的东西和教给我这些知识的人联系起来，用他们的思想作为我思考的跳板。这么多年来，我明白了大部人会明白的一件事情——老师们通常不像我有时以为的那么笨。

【 x 】

我也向阅读我过去几年所写文字的很多人学习，他们对我的作品欣赏之余，还不吝批评。其中几位阅读过本书的早期草稿，感谢他们深入的评论，即使那意味着我得花更多功夫去修改（我要是能从那儿直接听到就更好了！）。因而我要谢谢凯瑟琳·艾德尔森（Kathryn Addelson）、艾略特·弗赖森（Eliot Freidson）、哈维·摩洛奇（Harvey Molotch），以及查尔斯·拉金（Charles Rogin），他们具有洞察力的批评让我受益。

道格·米切尔（Doug Mitchell）是每个作者都梦想一起共事的编辑。他一直耐心地等待这本书完稿，一直向我提出有趣也很有用的意见，当我兴趣摇摆不定或信心动摇时，是他在鼓励着我，是他的慷慨大度让出版这部书的计划最终实现。

黛安娜·哈加曼（Dianne Hagaman）和我就像我们在家庭生

活中共处一样分享知识。我们共同探索各种各样的研究和概念问题，它们贯穿了这本书的始终，不可分割且潜移默化。另外，她几乎倾听了我的全部想法：语无伦次的独白，随口而出的评论，甚至还有高声朗读。她的回应和想法，帮助我完成了最后定稿。

我很感谢以下这些人和出版社允许我再次使用原先发表在其他刊物的材料。

本书一些内容最开始发表于我的文章《社会学家的窍门》(*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Norman K. Denzin, New York: JAI Press, 1989, 10B: 481-490.)。

第2章勒内·布莱(Rene Boulet)的照片，出自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文章(The Pedofil of Boa Vista, *Common Knowledge*, 4 (1995) :165.)。

第2章部分文字来自我的文章《这是一种巧合：概念化偶然》(出自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5 [1994] : 183-194.)，《质性调查的认识论》(出自 *Ethnography and Human Development*, Richard Jessor, Anne Colby, and Richard A. Shwed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53-71.)，《案例、原因、偶然、故事和意象》(出自 *What Is Case?*. Charles C. Ragin, Howard S. Beck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205-216, 这部分经剑桥大学出版社同意授权在本书中再版)。

第3章部分内容来自我的文章《致查尔斯·西格的信》(出自 *Ethnomusicology*. 33 (spring-summer 1989: 275-285, 引用得到 *Ethnomusicology* 的许可)。

第4章部分内容来自我的文章《从案例研究概推》(出自 *Qualitative Inquiry in Education: The Continuing Debate*, E. W.

Eisner and A. Peshkin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Columbia University, 1990: 233-242, 引用得到出版社许可)。

第5章部分内容来自我的文章《我是怎么发现疑神疑鬼病人之真义的》(*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2 [April 1993]: 28-35.)。

另外, 第1、3、5章摘录了埃弗里特·C. 休斯 (Everett C. Hughes) 的言论 (*The Sociological Eye*.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1984, 引用得到许可)。第3章摘录了詹姆斯·阿吉和沃克·埃文斯的言论 (James Agee and Walker Evans, *Let Us Now Praise Famous Me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41:125-126, 162-165, 引用得到 Houghton Mifflin 出版公司许可)。第5章引用了阿瑟·丹托 (Arthur Danto, The Art world, *Journal of Philosophy*, 61 [1964]: 571-584, 引用得到 *Journal of Philosophy* 许可)。

第 1 章	窍 门	/001
—		
第 2 章	意 象	/013
—		
	真实存在的意象	/016
	科学意象	/022
	随机分配	/026
	像你这么好的女孩，为什么在这种地方干这种事？	/031
	从人转向活动	/053
	事情，就是人们一起行动的结果	/056
	每件事都有它发生的地点	/060
	问“如何”，而不是“为何”	/069
第 3 章	抽 样	/079
—		
	要包含什么	/080
	范畴之外：找到不合者	/099
	“大家都知道！”	/105
	可信度层级	/106
	这无关紧要，这不是个“真问题”	/109
	为什么选他们？	/111
	“什么事也没发生”	/112

第4章 概念 /129

——	概念是定义出来的	/131
	定义概念：一些窍门	/142
	概念即概推	/151
	概念是相对的	/156
	维特根斯坦窍门	/163
	扩展概念的范围	/166

第5章 逻辑 /171

——	寻找大前提	/173
	划分界限：以疑神疑鬼病人为例	/177
	“那不是（什么东西）”	/185
	那又怎样？	/187
	真值表、合并及类型	/192
	属性空间	/203
	消去法	/208
	探构法	/212
	步骤	/219
	不同的思考方式	/222
	严谨的分析性归纳法	/230
	不那么严谨的分析归纳法	/241
	组合的逻辑基础	/246

尾 声 /251

——	参考文献	/257
	索引	/265
	译后记	/276

第
1
章

窍 门

【1】 我是在芝加哥大学念的本科。那时，学生一遇到困难的概念性问题，就爱模仿学术权威的口气说：“该问题取决于你如何定义术语。”这话说得没错，但对我们没什么用，因为我们还不知道怎么专业地定义。

后来，我留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认识了埃弗里特·休斯（Everett C. Hughes）先生，他成了我的导师，最后我俩还成为研究伙伴。休斯是罗伯特·帕克（Robert E. Park）先生的学生，学界公认帕克是社会学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的开山鼻祖。休斯教我把自己的社会学血统，顺着休斯和帕克，一直追溯到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先生。这位伟大的德国社会学家，曾是帕克先生的老师。我至今仍以这条谱系为傲。

休斯对抽象的理论没有好感。有一次，我们一群学生在课后围着他，提心吊胆地问他如何思考“理论”。他气呼呼地瞪着我们，反问：“关于什么的理论？”他认为世上有和特定事物相关的理论，比如有关种族、民族（ethnicity）或工作组织的理论，但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虽说如此，但当整个班或某位同学陷入我们认为是“理论性”困境，比如如何定义想法或概念这类问题时，他也知道如何帮我们解围。比如，我们想知道如何定义“族群”（ethnic group）这个概念，如何知道一个群体是不是“族群”？休斯通过他写的一篇文章，讨论了加拿大的民族关系，指出了我们长期以来所犯的错误：

几乎所有使用“族群”这个术语的人都会认为，族群可以用下列一个或多个要素，和其他群体区分开：生理特征、语言、宗教、习俗、制度或“文化特质”。（Hughes, [1971]1984:153）

也就是说，我们认为可以用一个群体不同于其他群体（比如【2】“非民族”群体）的“特质”来定义它是“民族”群体。一个群体之所以是族群，是因为它和其他群体不同。

但是，休斯解释说，我们颠倒了定义的顺序，只要用一个简单的窍门就能解决这类定义难题，那就是把解释的顺序倒过来，并将差异看作身处群体关系网络中的人们所下定义的结果：

一个族群之所以是族群，不是因为它和其他群体之间的那些可测量或可观察的差异水平。恰恰相反，是因为群体内部和外部的人，都知道它是族群，所以它才是族群；还因为群内人（ins）和群外人（outs）在言谈、感觉和行动时，都俨然把它当成是独立的群体。（Hughes, [1971]1984:153-154）

因此呢，法裔加拿大人是一个族群，不是因为他们说法语而其他加拿大人说英语，也不是因为他们通常是天主教徒而加拿大人一般是基督教徒。如果他们是一个族群，是因为法裔和英裔加拿大人都认为他们互相是两个不同的群体。我们用语言、宗教、文化以及其余要素来界定族群的差异，这毫无疑问是重要的，但这些要素的差异只是因为这两个群体视彼此为不同，而必须要“有方法可以分辨出谁属于这个群体，谁不属于这个群体，并且如果一个人很早很深刻地就知道自己属于哪一个群体，这种归属一般是不可改变的”。这个定义窍门可以应用于其他所有定义问题（比如我在这本书后面部分将会讨论的越轨问题），其核心在于，我们要认识到，研究族群不能只单独地看族群，而必须要从它与其

他群体的关系网络中,探索来自关系网络的“族群性”(ethnicity)。休斯说:

要形成族群关系,需要有一个以上的族群团体。我们无法只研究一个群体或者只通过其他群体来了解群体关系。这就像研究化合物不能只研究其中的一个元素,或是看拳击赛时不可能只观察一个拳击手就窥知全貌。(Hughes, [1971]1984:155)

这就是窍门:通过简单的小策略,帮助你解决大难题(在上述例子中,策略就是寻找定义生成和被使用的网络)。每个行业都有其解决问题的特有窍门。这些问题,外行人百思不得其解,对内行人来说则是小菜一碟。社会科学这一行和管道工、木匠活一样,也有自己的窍门,用来解决行内的特殊问题。有些窍门是从经验总结出来的法则,比方说在回邮信封上贴一张色彩鲜艳的纪念邮票,这个小建议会吸引更多调查对象将问卷寄回。有些窍门则来自对于问题形成情境的大拇指规则¹,就像朱利斯·罗斯(Roth, 1965)所建议的,研究者不要把调查访问员的作弊看成是需要报案的问题,或者非得设法查出不负责任的员工不可。调查出现问题,可能只是因为调查访问员对工作没兴趣,或这工作和他没有利害关系,接这工作的唯一动机是出于经济因素。

本书中的窍门,都是为了帮助我们解决思考上的难题,也就是社会科学家通常视之为“理论性”的这类问题。通过寻找一个术语在生成这个术语的关系网络里的意义,对这个术语下定义,就是我要谈的一种窍门,但它不是通常用来解决理论问题的方法。社会科学家经常用玄奥的方式讨论“理论”,把理论看成是有其

1 从19世纪英国普通法判定时形成“大拇指规则”(rules of thumb)演变而来,当时是指用比一根大拇指细的棍子殴打妻子,便不属于虐待妻子行为。现在将这种简单得近似愚蠢的法条引申为一种研究的经验法则,要求决策者不要把获得的所有信息都引入决策模型,而只是考虑重要信息,可以使判断或决策时走捷径。——译者注

独立合理性的主题，这和我们做研究的方式相一致，可是又并不真的相关。默顿（Merton，1957:85-117）的两篇经典论文，概述了他提出的观点，他认为理论和研究彼此间应有密切关系，但实际上做研究的学者很少采用这种观点，反倒是为考试而读书的学生经常会用这些观点。休斯把自己的方法论研究定位在世态人情这类应用问题上，他总嚷嚷着要写一本“理论小书”，囊括他理论立场的精华，而且还会和那些分散在他各种论文与著作中的、关于社会学的概推的东西有所不同。

休斯的学生，包括我在内，都希望他把那本理论小书写出来。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听他讲课、阅读他的著作时，我们就是在学习理论，即使我们无法用语言说出理论是什么（后来 John Michel Chapoulie[1996] 敏锐地分析了休斯关于社会学的基本观点）。可是他从来没写。我想，是因为他不像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那样有系统性理论。更确切地说，休斯有的是理论无处不在的研究方式。他的理论不是为了把真实世界填充进去的各种概念组合。相反，休斯的理论是他用来思考社会形成的窍门集合，这些窍门帮助他解释资料，并找出这些资料的一般性意义。这种协调性在休斯的论文（Hughes，[1971] 1984）中得到很好的体现。由于他的理论由诸如此类的分析性窍门，而不是抽象性的理论组合而成，学生们需要通过围绕着他，学习运用他的窍门才能习得。这种学习方式就像徒弟跟着师傅学艺，学徒看着师傅如何熟练运用这些窍门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边看边学。

【4】

我和休斯一样，对抽象的社会学理论化也持很深的怀疑态度。我以为它至多是必要之恶，是为了完成研究而需要的一些手段。但同时，这个工具很可能会失去控制，导致脱离社会生活日常的、非具体的论述，但扎根社会生活日常，恰恰是社会科学的立足点。我自己也试着去驯服理论，把它看作窍门的集合，看作帮助研究者面对具体研究问题时让研究有所进展的思维方式。

我再详细地说一遍，窍门是一种专门操作，这种操作为某些共同困难指明出路，并提供一个相对简易的程序，解决看似棘手且顽固的问题。以下这些窍门可以处理社会科学研究工作领域的许多问题，我把它们大致分为：意象（imagery）、抽样（sampling）、概念（concepts）与逻辑（logic）。

我经常援引各种实例来描述这些窍门。这些实例的作用，就像库恩学派（Kuhnian）所持观点的原范（exemplar），在你遇到相似问题时，可以依葫芦画瓢运用这些原范。我的教学经验使我更偏爱引用实例，而不是一般化的定义。在写《艺术界》（*Art Worlds*）（Becker, 1982）这本书时，我正好承担艺术社会学的教学工作，我迫不及待和学生分享这本书的理论架构，这种架构将艺术理解为一种社会产物。为了充实上课的时间，我当然要讲很多故事。其中最棒的一堂课是关于华兹塔（Watts Towers）的讨论。1930年代，一位从意大利移民来美国的石匠，在洛杉矶造了这座不可思议的建筑，等建好了，他就撒手不管，任它自生自灭。我边播放建筑的幻灯片，边讲述他的故事。我指出，就艺术作品的社会特征而言，这是个有局限的案例。西蒙·罗迪阿（Simon Rodia）是真的自己独立完成华兹塔的建造，没有任何人帮忙，也没依靠任何艺术理论、观念、艺术史、艺术品供应店、博物馆、艺廊，或任何与艺术有关的机构。我分析了这件作品是如何展现独立这一特性的，并展示了如何观察大多数艺术品在创造过程中依赖上述那些因素的痕迹。对于我而言，观点就是我们辅以一个案例去分析其他案例的方式。所以，之后当学生告诉我，他们这节课真正记住的东西是华兹塔时，我有点挫败感。一些学生记住了这个故事，也记住了我以华兹塔为例费力阐述的观点，但大部分学生只记得有这么一座华兹塔，以及这个疯狂的家伙和他那疯狂艺术作品的故事。这件事教会我，故事和例子才是人们所关心并且能记住的。所以这本书也到处是故事和例子。

【5】

（一些读者会注意到我引用的很多案例不是最新的发现和想法。这是我有意为之。因为我很吃惊过去这么多好研究就这样被遗忘了，不是因为它不够好，而是因为学生从来没听说过，也没注意过。所以我经常从三十、四十甚至是五十年前的研究中挑选案例，希望为它们注入应有的新生机。）

其次，这些窍门是我们探求已知或欲知事物的思考方式，它们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资料，基于我们已发现的事物形成新的问题。这些窍门揭示出的我们正在研究之现象的多面性，让我们不局限于已知之事物，而且还能从资料中挖掘出更多内涵。

科学社会学家（比如 Latour and Woolgar [1979] 与 Lynch [1985]）已告诉我们，自然科学家做研究时从不正式陈述他们做研究时所使用的方法，在谈到他们所做的研究时，也藏着他们真正在做的事——“台下功夫”不说。社会科学家也这么做，当他们实际上在做社会研究时，并不大谈“理论”，而使用那些听起来平淡无奇的理论性窍门。本书对社会科学家使用的窍门——也就是社会科学的“台下功夫”进行归类分析，处理我们通常认为的理论性问题。我会讲一些我最喜爱的，以及从休斯那儿学来的窍门，接着指出这些窍门的理论关联。有时我会给它们一些好记的名称，所以你会看到诸如机器窍门（Machine Trick）、维特根斯坦窍门（Wittgenstein Trick），以及其他许多诸如此类的名词。

这本书名为《社会学家的窍门》，或许有些意思含混，应该在此澄清。这个表达有很多潜在意义，大部分都不是我想说的。有些人也许希望我在书里讲一些在学界生存的窍门：比如说如何找到工作、如何取得终身教授职位、如何得到更好的工作、如何让文章发表。我一直很乐意讨论这些事情。我做了很多年所谓的“研究游民”后才以全职教授身份进入学界，这段不寻常的学术生涯也许会让我有一些来自边缘的特别观点。但时代变了，大学的财政和政策状况完全改变，我怀疑在这种不确定的进程中我也